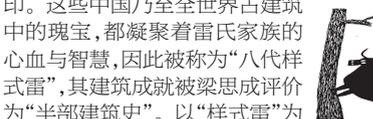


应出版社之约写稿,从资料上知道了清代宫廷建筑设计机构“样式房”的“掌案”(总设计师)、“样式雷”家族的开山始祖雷发达。他出身于木工世家,六十多岁“以艺应聘”,参与紫禁城与太和殿的修复工程,因技艺精湛被任命为工部样式雷负责人。他主持修建的故宫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“三大殿”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典范。其子雷金玉,继承父业,也在营造所供职。参与畅春园营造,正殿九经三事殿上梁时,大梁悬而不合,他以斧劈榫卯,成功完成上梁,立下大功,当场被任命为工部营造所的长班。人称“上有鲁班,下有长班。紫微照命,金殿封官”。从此开始了“样式雷”的建筑传奇。故宫、颐和园、圆明园……现存清代皇家建筑,凡都城、宫苑、坛庙、陵寝、行宫、府邸、衙署、洋房等,大多留下了“样式雷”的烙印。这些中国乃至全世界古建筑中的瑰宝,都凝聚着雷氏家族的心血与智慧,因此被称为“八代样式雷”,其建筑成就被梁思成评价为“半部建筑史”。以“样式雷”为名称的“建筑图档”被列入“世界记忆名录”,是中国迄今为止第五项世界记忆遗产项目。清代,承办皇家建筑的机构称“样式房”。从顺治到宣统,在长达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内,“样式雷”连续几代掌管“样式房”,随清朝灭亡,才退出历史舞台。

## AI时代的手艺

陈世旭

长吁短叹,比屈原的《离骚》更“离骚”的《离骚》。我对一切新事物有本能的迟钝。手机、电脑、网络的使用比同辈同行晚很多年,对AI几近无知。也知道不少同行用AI写出了爽文。默然良久,弱弱说:一、我相信AI写的《离骚》语言文字会更精彩,但我未必会感动——因为没有屈原撕心裂肺的生命底色。



二、一个压根不知道《离骚》的人,AI关于《离骚》的知识对他有意义吗——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知道《离骚》,但《离骚》之外还有许多人应该知道的知识。

三、网上看到一位我很信服的中国教授说:过度依赖AI,有可能形成“AI依赖症”,逐渐丧失空间认知能力、削弱语言表达能力以及逻辑思维钝化,以致一旦脱离AI,便难以应对简单的认知任务;ChatGPT之父伊利亚说:AI可以模拟一切,却永远无法真正体验夕阳的温暖或失恋的痛苦。我无从判断他们的对错,唯愿他们的担心不多余。

### 感悟音乐

音乐表达着人的情感。不管是什么乐器,无论是北方张扬的唢呐,还是南方清纯的竹笛,无论是黄土高坡的埙还是江南园林的箫,都寄托着人们的喜怒哀乐。情意绵绵心花怒放,肝肠寸断悲喜交加,都能通过乐器尽情地释放出来。

音乐能疗伤。我一朋友是音乐人,曾多次在缺氧高原工作,上了年纪,常靠吸氧过日子,医嘱静养,他不听,继续教学。心脏疼痛难熬时,就忘乎所以地弹钢琴。他说,沉浸在音乐中,就会忘掉疼痛。

二 音乐是没有国界、无须翻译的通用语言。一首

好曲,可以跨过年代、翻过山脉海洋,直达人的心底。就像洗星海的《保卫黄河》、西贝柳斯的《芬兰颂》、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,能激起人们高昂的斗志。在这些音乐面前,不用口号,就能动员成千上万的人为了祖国,曾多次在缺氧高原工作,为了理想为了人民前赴后继。

人生如曲,有起有落,有悲有喜,音乐伴我们走过每一个音符。

三 1986年,有专家把黔东南大山深处小黄村的九位侗族妇女邀请到巴黎,后来,又把全村一百多位

男女村民邀请到巴黎,他们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演出自然至极,轰动了欧洲。

侗族人人是歌手,林间休息,谈情说爱,都用歌声。前几年,我特意去了交通不便的小黄村,欣赏了几百人的男女大型合唱,惊奇地发现,他们是那么地自然和谐,没有指挥,没有伴奏,男女多声部,自然得又好像没有排练过,竟是那么美妙。

整个身家。他的安静,与年轻人的焦灼,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检票口的闸机一开,排队的人流便像解冻的春水,涌了过去。一位工作人员,穿着

笔挺的制服,立于一旁,像礁石。他不断重复着“请出示身份证”“别急,慢点儿”,声音已有些沙哑。有个抱孩子的妇人,行李多,行动不便,他顺手提起了那个沉甸甸的包裹,那妇人连声道谢,他只摆摆手,目光又投向后面无尽的人流。

我和朋友随着人流,走到站台。风从轨道尽头吹来,带着金属的凛冽气息。

“到了就给家里来个电话!”一位老大娘攥着女儿的手,反复叮嘱。那女儿已是中年模样,笑着点头,眼角也有了细纹。旁边,一家子正赶着上车。孩子们的脸红扑扑的,写

满了急切的兴奋,被父母牵着、催着往车厢里走。那个小男孩,怀里还紧搂着一个崭新的玩具火车,一边迈步,一边不忘仰头对父亲喊着什么。旅途的快乐,被压缩成这忙乱间隙中亮晶晶的眼神,一闪,便随着人流没入了车门。

车门齐齐关闭,列车缓缓滑出站台。站台上送行的人却未立刻散去。方才的喧闹、拥抱、叮咛,都被那钢铁长龙带走了,去往四面八方。

我走出车站,外面阳光正好。我心里却还萦绕着站台上的种种面孔,焦灼的、憨厚的、疲惫的、喜悦的。这便是在节日里流动的中国了。那铁轨延伸所至,不仅是地理的远方,更是无数普通人关于团圆、关于生计、关于梦想的朴素希望。

太阳血红,红高粱血红,光着膀子推独轮车的父亲也全身血红,那真是一幅新中国农民的幸福日出油画。

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:沈琦华

同江市的原名叫“临江”,它面临着黑龙江、松花江和乌苏里江。同江的“全鱼宴”非常有名。我告诉布胡毕日达奇哈拉(我称他“哈拉”),我是同江全鱼宴的粉丝。他笑着说,我就知道,你到这儿来肯定非要整这个。

这一次,哈拉请我吃的是民间版的全鱼宴。“全鱼宴”里肯定有“塔拉哈”。塔拉哈是赫哲语,意思是“烤生鱼”。烤生鱼是赫哲人招待客人必备的。哈拉告诉我做塔拉哈,先将新鲜的白鲤鱼连皮带骨横切开,再用柳条或者松树枝串起来,放在炭火上烤到半熟,然后切成鱼片,用老醋一杀(煞)就成了。这样既保持了鱼的鲜味,又香而不腥。然后,蘸葱、姜、蒜、盐、米醋、芥末油调成的汁儿吃,特别软脆爽口。哈拉说,你尝尝这个烤生鱼,是把鲑鱼切成薄片的片儿,再蘸着调好的香汁儿吃。那肯定要尝一尝。细细地嚼(千万不要

吞),聚精会神地品,于口齿之间,能感觉到鱼鲜味中还跳着筋道之响,吱吱兮如丝弦之奏也。这和我以前吃的杀生鱼不大一样。当年我吃的杀生鱼,是黑真(赫哲人的自称)的鱼,意为“东海女真”,先将鱼肉切成筷子粗细的丝儿,撒些黄瓜丝、辣椒丝和干豆腐丝,再用陈醋一杀(杀生鱼的“杀”由此得名),放上点儿盐,一拌,再吃,特有冲击力。特点是,野、冲、鲜、开胃。有一种原始的魅力。眼前的这款杀生鱼就讲究了,感觉像江南的小荷包,多多少少有点儿影响杀生鱼的天然品质。

全鱼宴上最特别的,是“蘸汁鱼骨”。骨,是鲑鱼骨,醋,是老陈醋。鲑鱼骨特白,如象牙,且脆如鲜笋。让人无论如何也不想吐,暴脾气的鲑鱼竟然如此柔骨侠肠。吃起来,脆劲儿、鲜劲儿、爽劲儿,可以让人怀念终身。

下一款是美丽的冷

汉斯·季默就是要让你确信,这世界是有奇迹的。

有时,想反抗这种体现工业化巅峰的听觉狂风骤雨,它和渺茫的个体存在着无可遥望的距离。但不得不佩服这个6岁丧父的奇才,在他身上既有他父亲工程师的人格,又有他母亲素人音乐家的天赋。他适应了时代转换时的呼唤,他就是那个在技术浪潮中乘风破浪的人。

音乐纪录片《汉斯·季默与朋友们:沙漠之钻音乐会》让迪拜的球形场馆开启了虚幻失真的视觉盛宴,还原了从古罗马到宇宙的声音震荡,精神的强度在吉他飙高音和鼓点的冲击中,撕裂又弥合着人类所有的非分之想。汉斯·季默有能力召集这支音乐的“多国部队”,随着约翰·威廉姆斯和埃尼奥·莫里康内息影或者作古,汉斯·季默统治配乐王国已有多年。

说到电影配乐,也有好莱坞大片和欧洲文艺电影之分。无法拿基督耶路撒冷的御作曲泽贝纽·普瑞斯纳和安哲罗普洛斯的御作曲艾莲妮·卡兰德若,去和好莱坞工业体系里的行业老大相比。普瑞斯纳的古典音乐底子给基督电影的宿命增添了内敛的意境,卡兰德若的配乐则为安哲的诗意不断地回旋。而费里尼的御作曲尼诺·罗塔和莱翁内曾经最合拍的配乐家埃尼

斯·季默就是那个在技术浪潮中乘风破浪的人。

汉斯·季默事业的转折点是美国名导巴里·莱文森的一个越洋电话,他被邀请为《雨人》配乐,从此一路辉煌,他成功地和好莱坞两位顶级的权力榜导演诺兰和维伦纽瓦合作。他踏上美国电影王国时,好莱坞的配乐师还在手写谱子,他已经开始掌握数字技术了。《狮子王》的配乐被誉为汉斯·季默对早逝父亲的安魂曲,《角斗士》的女声丽莎·吉拉德是另一种力量,《加勒比海盗》的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他的天赋,在《蝙蝠侠:黑暗骑士》中,他完全模糊了交响乐和电子乐的界限。汉斯·季默的配乐以“燃”著称,但他的旋律又以深情见长,《星际穿越》的主题曲极为婉转悠扬,在《沙漠之钻》一片中有将观者的内心托到无比灿烂的天际的感觉。

在商业和艺术的泳池中畅游,汉斯·季默有绝对高的情商。电影配乐是录音艺术,汉斯·季默又把它提升为现场艺术。

汉斯·季默的音乐会是把人生的高潮不断拉长,即使是一种错觉。

汉斯·季默小时候是个捣蛋鬼,曾被八所学校开除,他母亲带着他离开德国来到英国。在伦敦,他和人组建了一支新浪潮乐队The Buggles,成名曲《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》(视频杀掉了电台明星)成为MTV台开播的第一首MV。汉

斯·季默的运气好到极点,他对合成器的痴迷和做广告音乐的经历,被恩师斯丹利·迈尔斯发现,他邀汉斯·基默加入了迈尔斯的录音室,斯丹利·迈尔斯最有名的电影配乐是1978年的《猎鹿人》,两人合作配乐的第一部电影是丹尼尔·戴·刘易斯主演的《我美丽的洗衣店》。

汉斯·季默事业的转折点是美国名导巴里·莱文森的一个越洋电话,他被邀请为《雨人》配乐,从此一路辉煌,他成功地和好莱坞两位顶级的权力榜导演诺兰和维伦纽瓦合作。他踏上美国电影王国时,好莱坞的配乐师还在手写谱子,他已经开始掌握数字技术了。《狮子王》的配乐被誉为汉斯·季默对早逝父亲的安魂曲,《角斗士》的女声丽莎·吉拉德是另一种力量,《加勒比海盗》的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他的天赋,在《蝙蝠侠:黑暗骑士》中,他完全模糊了交响乐和电子乐的界限。汉斯·季默的配乐以“燃”著称,但他的旋律又以深情见长,《星际穿越》的主题曲极为婉转悠扬,在《沙漠之钻》一片中有将观者的内心托到无比灿烂的天际的感觉。

在商业和艺术的泳池中畅游,汉斯·季默有绝对高的情商。电影配乐是录音艺术,汉斯·季默又把它提升为现场艺术。

汉斯·季默的音乐会是把人生的高潮不断拉长,即使是一种错觉。

汉斯·季默小时候是个捣蛋鬼,曾被八所学校开除,他母亲带着他离开德国来到英国。在伦敦,他和人组建了一支新浪潮乐队The Buggles,成名曲《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》(视频杀掉了电台明星)成为MTV台开播的第一首MV。汉

斯·季默的运气好到极点,他对合成器的痴迷和做广告音乐的经历,被恩师斯丹利·迈尔斯发现,他邀汉斯·基默加入了迈尔斯的录音室,斯丹利·迈尔斯最有名的电影配乐是1978年的《猎鹿人》,两人合作配乐的第一部电影是丹尼尔·戴·刘易斯主演的《我美丽的洗衣店》。

汉斯·季默事业的转折点是美国名导巴里·莱文森的一个越洋电话,他被邀请为《雨人》配乐,从此一路辉煌,他成功地和好莱坞两位顶级的权力榜导演诺兰和维伦纽瓦合作。他踏上美国电影王国时,好莱坞的配乐师还在手写谱子,他已经开始掌握数字技术了。《狮子王》的配乐被誉为汉斯·季默对早逝父亲的安魂曲,《角斗士》的女声丽莎·吉拉德是另一种力量,《加勒比海盗》的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他的天赋,在《蝙蝠侠:黑暗骑士》中,他完全模糊了交响乐和电子乐的界限。汉斯·季默的配乐以“燃”著称,但他的旋律又以深情见长,《星际穿越》的主题曲极为婉转悠扬,在《沙漠之钻》一片中有将观者的内心托到无比灿烂的天际的感觉。

在商业和艺术的泳池中畅游,汉斯·季默有绝对高的情商。电影配乐是录音艺术,汉斯·季默又把它提升为现场艺术。

汉斯·季默的音乐会是把人生的高潮不断拉长,即使是一种错觉。

汉斯·季默小时候是个捣蛋鬼,曾被八所学校开除,他母亲带着他离开德国来到英国。在伦敦,他和人组建了一支新浪潮乐队The Buggles,成名曲《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》(视频杀掉了电台明星)成为MTV台开播的第一首MV。汉

## 汉斯·季默:电影配乐的新皇帝

孙孟晋

汉斯·季默就是要让你确信,这世界是有奇迹的。

有时,想反抗这种体现工业化巅峰的听觉狂风骤雨,它和渺茫的个体存在着无可遥望的距离。但不得不佩服这个6岁丧父的奇才,在他身上既有他父亲工程师的人格,又有他母亲素人音乐家的天赋。他适应了时代转换时的呼唤,他就是那个在技术浪潮中乘风破浪的人。

音乐纪录片《汉斯·季默与朋友们:沙漠之钻音乐会》让迪拜的球形场馆开启了虚幻失真的视觉盛宴,还原了从古罗马到宇宙的声音震荡,精神的强度在吉他飙高音和鼓点的冲击中,撕裂又弥合着人类所有的非分之想。汉斯·季默有能力召集这支音乐的“多国部队”,随着约翰·威廉姆斯和埃尼奥·莫里康内息影或者作古,汉斯·季默统治配乐王国已有多年。

说到电影配乐,也有好莱坞大片和欧洲文艺电影之分。无法拿基督耶路撒冷的御作曲泽贝纽·普瑞斯纳和安哲罗普洛斯的御作曲艾莲妮·卡兰德若,去和好莱坞工业体系里的行业老大相比。普瑞斯纳的古典音乐底子给基督电影的宿命增添了内敛的意境,卡兰德若的配乐则为安哲的诗意不断地回旋。而费里尼的御作曲尼诺·罗塔和莱翁内曾经最合拍的配乐家埃尼

斯·季默就是那个在技术浪潮中乘风破浪的人。

汉斯·季默事业的转折点是美国名导巴里·莱文森的一个越洋电话,他被邀请为《雨人》配乐,从此一路辉煌,他成功地和好莱坞两位顶级的权力榜导演诺兰和维伦纽瓦合作。他踏上美国电影王国时,好莱坞的配乐师还在手写谱子,他已经开始掌握数字技术了。《狮子王》的配乐被誉为汉斯·季默对早逝父亲的安魂曲,《角斗士》的女声丽莎·吉拉德是另一种力量,《加勒比海盗》的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他的天赋,在《蝙蝠侠:黑暗骑士》中,他完全模糊了交响乐和电子乐的界限。汉斯·季默的配乐以“燃”著称,但他的旋律又以深情见长,《星际穿越》的主题曲极为婉转悠扬,在《沙漠之钻》一片中有将观者的内心托到无比灿烂的天际的感觉。

在商业和艺术的泳池中畅游,汉斯·季默有绝对高的情商。电影配乐是录音艺术,汉斯·季默又把它提升为现场艺术。

汉斯·季默的音乐会是把人生的高潮不断拉长,即使是一种错觉。

汉斯·季默小时候是个捣蛋鬼,曾被八所学校开除,他母亲带着他离开德国来到英国。在伦敦,他和人组建了一支新浪潮乐队The Buggles,成名曲《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》(视频杀掉了电台明星)成为MTV台开播的第一首MV。汉

斯·季默的运气好到极点,他对合成器的痴迷和做广告音乐的经历,被恩师斯丹利·迈尔斯发现,他邀汉斯·基默加入了迈尔斯的录音室,斯丹利·迈尔斯最有名的电影配乐是1978年的《猎鹿人》,两人合作配乐的第一部电影是丹尼尔·戴·刘易斯主演的《我美丽的洗衣店》。

汉斯·季默事业的转折点是美国名导巴里·莱文森的一个越洋电话,他被邀请为《雨人》配乐,从此一路辉煌,他成功地和好莱坞两位顶级的权力榜导演诺兰和维伦纽瓦合作。他踏上美国电影王国时,好莱坞的配乐师还在手写谱子,他已经开始掌握数字技术了。《狮子王》的配乐被誉为汉斯·季默对早逝父亲的安魂曲,《角斗士》的女声丽莎·吉拉德是另一种力量,《加勒比海盗》的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他的天赋,在《蝙蝠侠:黑暗骑士》中,他完全模糊了交响乐和电子乐的界限。汉斯·季默的配乐以“燃”著称,但他的旋律又以深情见长,《星际穿越》的主题曲极为婉转悠扬,在《沙漠之钻》一片中有将观者的内心托到无比灿烂的天际的感觉。

在商业和艺术的泳池中畅游,汉斯·季默有绝对高的情商。电影配乐是录音艺术,汉斯·季默又把它提升为现场艺术。

汉斯·季默的音乐会是把人生的高潮不断拉长,即使是一种错觉。

汉斯·季默小时候是个捣蛋鬼,曾被八所学校开除,他母亲带着他离开德国来到英国。在伦敦,他和人组建了一支新浪潮乐队The Buggles,成名曲《Video Killed the Radio Star》(视频杀掉了电台明星)成为MTV台开播的第一首MV。汉

斯·季默的运气好到极点,他对合成器的痴迷和做广告音乐的经历,被恩师斯丹利·迈尔斯发现,他邀汉斯·基默加入了迈尔斯的录音室,斯丹利·迈尔斯最有名的电影配乐是1978年的《猎鹿人》,两人合作配乐的第一部电影是丹尼尔·戴·刘易斯主演的《我美丽的洗衣店》。

汉斯·季默事业的转折点是美国名导巴里·莱文森的一个越洋电话,他被邀请为《雨人》配乐,从此一路辉煌,他成功地和好莱坞两位顶级的权力榜导演诺兰和维伦纽瓦合作。他踏上美国电影王国时,好莱坞的配乐师还在手写谱子,他已经开始掌握数字技术了。《狮子王》的配乐被誉为汉斯·季默对早逝父亲的安魂曲,《角斗士》的女声丽莎·吉拉德是另一种力量,《加勒比海盗》的创作过程充分体现了他的天赋,在《蝙蝠侠:黑暗骑士》中,他完全模糊了交响乐和电子乐的界限。汉斯·季默的配乐以“燃”著称,但他的旋律又以深情见长,《星际穿越》的主题曲极为婉转悠扬,在《沙漠之钻》一片中有将观者的内心托到无比灿烂的天际的感觉。

在商业和艺术的泳池中畅游,汉斯·季默有绝对高的情商。电影配乐是录音艺术,汉斯·季默又把它提升为现场艺术。

汉斯·季默的音乐会是把人生的高潮不断拉长,即使是一种错觉。



老巷子 (纸本水粉) 黄国良

盘,造型俨然一个微型小花坛。哈拉告诉我,这是“三色鱼子酱”。橘红的是大马哈鱼籽,就着洋葱末吃一点也不腥,且能体验到弹糯迸发出来的清香味儿。漆黑色的是鲑鱼酱。撮一丢丢放在口中,舌头就皱起来了,感觉像嚼糊了的橡皮。哈拉说,大哥,头次吃都是这样,适应了就好了。

陆续地,热菜上来了。最打眼的就是清蒸野生大白鱼。这让我很是不好意思。我单知道野生大白鱼是极难打到的。据传,渔家一天能收获个三五条就是大丰收了。大白鱼有“鱼中君子”“水中文士”之称。哈拉告诉我,现在有不少大白鱼是人工养殖的。但咱们这

条百分百,野生的。据说大白鱼清蒸最佳,蒸好之后,是大蒜瓣儿肉,鲜、嫩、白,绵软又有嚼劲。只是我个人的偏好,更喜欢香煎大白鱼。我认为其不会影响大白鱼的鲜味儿。

这一大盘子是鳌花。“三花五罗”中的一种(鳌花、鳊花、鲫鱼;哲罗、法罗、雅罗、同罗、胡罗),鳌

花和黄河鲤鱼、松江四鳃鲈鱼、兴凯湖大白鱼,被称为中国“四大淡水名鱼”。肥厚的鳊鱼肉非常细嫩,鲜美,芒刺少,可以放心吃。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称鳌花是“水豚”,是鱼界的上品。跟着上来的这款焦熘鱼段不知是用何鱼所熘,形色味,颇似东宁(县)的金滩鱼段。香煎鱼片,几近川味的做法,又麻又辣,有喧宾夺主之嫌。尤其值得一赞的是鱼丸汤。白白嫩嫩的鱼丸儿,清香、可爱,在清凌凌的汤上面还浮着翠绿的葱丝儿,十分养眼。一碗不足又索一碗。主食是鱼肉饺子。老醋蘸之,美不胜收。

美美地吃过,独自漫步,欣赏一下黑龙江、松花江与乌苏里江汇合的壮美罢。眼前的黑龙江如同一条矫健的巨龙正奔腾而来。相比之下,松花江水则显得非常宁静、温柔,舒展着清亮柔美的身躯与雄浑的黑龙江悄然地融合在一起。而乌苏里江像一个纯真的少女,依偎在“大哥大姐”的身旁。恰好红轮西沉,染出了半边红霞。



夜光杯

## 站台上的中国

朱明坤

笔挺的制服,立于一旁,像礁石。他不断重复着“请出示身份证”“别急,慢点儿”,声音已有些沙哑。有个抱孩子的妇人,行李多,行动不便,他顺手提起了那个沉甸甸的包裹,那妇人连声道谢,他只摆摆手,目光又投向后面无尽的人流。

我和朋友随着人流,走到站台。风从轨道尽头吹来,带着金属的凛冽气息。

“到了就给家里来个电话!”一位老大娘攥着女儿的手,反复叮嘱。那女儿已是中年模样,笑着点头,眼角也有了细纹。旁边,一家子正赶着上车。孩子们的脸红扑扑的,写

将车塞进车站地库的角落,刚一踏入大庆,那股热浪便裹挟着声浪扑面而来。我国庆日来送一位北归的朋友。这座城市的新站,平日已是川流不息,逢此佳节,更成了一个巨大的肺叶,鼓胀地、奋力地吞吐着南来北往的呼吸。

候车大厅是声音的汪洋。鼎沸的人声混着广播里清脆的女声,织成一张无形的网。我和朋友寻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,眼前便是一幅流动的画卷。斜对面,一个年轻人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划动,眉头锁着,像是在进行一场关乎生死的战役。隔一会儿,他便抬起手腕看表,焦灼几乎要从他身上溢出来。他那份急切,是属于这个时代的,仿佛晚一秒,世界便要变了模样。

不远处,一团硕大的、用红蓝白条纹编织袋捆扎行李动了动,底下露出一个黧黑的脸膛。是个约莫五十岁的汉子,穿着不甚合身的衬衫,领口扣得紧。他脚边还放着个褪色的水桶,里面探出锅铲的木柄。他不多张望,只憨憨地守着这一堆家当,像是守着